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經筌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録監生臣李崇實

春秋經筌卷十三

宋 趙鵬飛 撰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閔之繼般不書即位般之弑閔不與焉不書即位不忍即位也宣之繼惡書即位惡之弑宣與聞之書即位如其志也今昭之繼野若野誠毀而卒則不可謂繼故繼正而書即位正也若野之卒如惡之弑則亦

繼故矣繼故亦書即位與乎野之死也吾固不忍誣人以惡然子野之卒不地與子般子惡同聊一疑之以俟識者考焉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趙文子前為宋之盟以弭天下之兵於今六年內外無干戈之役諸侯安之今盟之既久楚魯蔡衛皆已易世文子懼繼世之君不尋前好而寒宋之盟於是

率諸侯之大夫而為虢之會申舊好讀載書不歃血其信已著於宋之盟也此雖出於大夫而為天下之利大矣君子不可以無褒故小大以國列濟濟有序而不盟不誓此誠當時之所難也宋之盟齊不與而此國弱亦會之利在天下雖大國亦知其不得不從也然宋之會蔡先衛而虢之會衛先蔡蓋晉楚雖合諸侯各有所主齊宋鄭衛曹主於晉陳蔡許主於楚宋之役晉楚初好晉遜於楚以楚之與為先故蔡先

衛令之會晉楚久合諸侯和會楚遜於晉當以爵列也故衛先陳蔡此又足以見晉楚交歡諸侯戢遜為有禮也若陳公子招或書弟或書公子書弟者家事也志其私也書公子者國事也志其公也無用多說

三月取鄆

鄆莒之附庸也魯乘莒之亂而取之其惡著矣不書伐與昭四年取鄫同襄十二年春季孫宿救台遂入鄆邑未有書入者入極入向入滑皆附庸之國書救

台入鄆則為莒之附庸審矣然魯有二鄆一近莒曰東鄆救台遂入鄆與此取鄆叔弓疆鄆田是也取之莒也一近齊城諸及鄆齊侯取鄆歸鄆讙龜隂田是也本魯田也然説者疑今之取不繫之莒以為非東鄆蓋不知其為附庸而誤以為莒之邑耳取附庸亦國矣何必繫之國乎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書弟者親親之義以親親而奔罪秦伯也秦伯以千

乘之君不能容一弟鍼之書弟非鍼不弟秦伯不能
弟爾與陳侯之弟黄同以此防民後世猶有尺布斗
粟之譏況徴春秋乎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僖文之世狄實横於中國齊宋魯衛皆罹其害文十
一年魯敗之於鹹成十二年晉敗之於交剛其害遂
息今諸侯未見狄患而荀吳敗之於大鹵大鹵即太

原太原在晉之東北無乃為晉邊鄙之患而晉敗之歟十六年吳又伐鮮虞十七年復滅陸渾之戎則吳蓋亦好武功者也於時六卿日張各立功以固其寵趙氏以盟會勝荀氏以戰伐顯則吳之勝非晉之利荀氏之謖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密州之弑去疾固懼禍出奔展輿繼立以義察之二子均惡也父既弑去疾不能有莒而奔齊固不子矣

展輿繼立而不能討賊庸爲有父乎故去疾雖世子而不書世子不足以世也展輿旣立踰年而不書子不足爲子也故曰二子均罪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魯旣取鄆則田固魯田矣安用疆之疆之則然矣安用師師勞之用是知取鄆非西鄆也近莒之東鄆也魯乘莒之亂以取其田鄆民不順也於是帥師而疆之其惡甚矣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經書卒而傳以為弒吾所不曉說者乃文其說比傳而叛經吾不知使後世無傳則安知楚子為弒不知楚子為弒則是春秋庇天下之大逆也未聞聖人作春秋而庇大逆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楚子麇卒而公子比出奔則比者必麇之孚有所不

容於嗣君耳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

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禮也韓起之來聘通嗣君也故叔弓如晉以報之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傳謂黑將作亂而殺之則殺之得其罪矣而以累上之辭書之何耶則黑之亂君必有以致之者春秋不誣人以罪不有以致之聖人豈以國殺爲文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襄公八年公如晉公在晉也而晉侯乃置公於國而外會季孫宿於邢丘以襄公之幼弱會襄公不若會季孫也令公即位而朝於晉晉侯拒公至河乃復而季孫宿如晉以昭有童心得公之朝不若得季孫之聘也於時季氏專政昭公特主祭而已昭之失政固也而晉主諸侯豈得輕人之君而重人之臣哉奬其臣以沮其君不可以訓故至河乃復為辱大矣而不

為之諱責不在魯也晉之罪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

成公

魯未嘗會小國之葬襄公之葬滕子來會葬故魯以

叔弓報會之然天王之葬魯有所不會或以微者會

之今滕小國而以卿會葬何厚私情而薄王禮也厚

薄之間諸侯之情見矣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冬大雨雹

八月令之六月冬則令之秋也夏旱秋滂陰陽之沴極矣

北燕伯欵出奔齊

北燕未嘗通中國自齊高止奔之不數年而北燕亂雖燕伯之罪不可得而知吾疑高止有以誘其為惡也舍其舊而強所不習則其制不能不擾擾則民患之故燕伯内不能容以出奔焉然齊晉魯皆北燕之

鄭不奔晉魯而奔齊此又眩於高止之誑而以齊為重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陰陽不和散而為雹冬大雨雹而正月復然其陰陽之災甚矣噫安得皇極之主以叙九疇哉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宗之盟虢之會内外交好兵戈不興生民實小康然

非晉之利也晉楚未合宋鄭滕邾皆聽於晉不敢從楚也晉楚既合諸侯兩事於晉楚之間晉平怠於政權歸六卿不復問諸侯之北南也故楚靈為于申之會摟十三國之君而臨之自頓胡沈淮夷之外皆中國諸侯也既而兩用之以疾於吳小不順則滅陳滅蔡以快其虎狼之暴則何忍哉然晉之失諸侯萌於宋而見於申吾重於晉平惜之為晉計者自宋既盟之後內修政刑以和諸侯時合而盟諸宋衛之間以

一其志無犯楚怒無侵楚疆修其內以撫其外則內不失諸侯而外不必鬬楚矣徒見宋之盟兵戍偃息民用安靖遂以為泰和而不慮楚人收諸侯以自封植也噫此則趙氏忠而無謀者歟

楚人執徐子

楚子將以諸侯伐吳徐既聽於會矣而楚疑徐子出於吳而執之此豈霸討哉故稱人以執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

楚之讎吳久矣今以八國之兵伐吳非為慶封討也特以慶封為質爾慶封以崔氏之黨而出奔自魯而適吳魯不之討吳亦匿之此固天下之惡殺之正也然殺之志主於楚而聖人以諸侯共討為文所以抑強楚而存中國也楚莊王入陳殺陳夏徵舒聖人與其討賊之文以楚莊為強楚之賢君中國不能討而楚討之予楚所以責中國也今楚之伐吳不以討慶

封為辭直報巳怨爾及吳而執慶封殺之假仁以為虛也此所以不得以討賊之辭書之然慶封自魯之吳幸魯不久匿之使封在魯則伐吳之役移於魯矣竊為魯懼之此可為匿叛者之戒

遂滅賴

嗚呼楚一出而伐吳執殺慶封滅賴一至是哉晉平嗣霸偷安苟且坐視而不救天下何賴彼蓋以晉楚交好為利吾竊以為害矣

九月取鄫

襄六年莒人滅鄫鄫入莒矣今之取鄫取之莒也莒得之以爲附庸魯奪而滅之不係之莒非莒之邑附庸之邑也與取鄟同魯利莒之亂前日取鄟甚矣然鄫固非莒邑莒滅之而魯取之侵攘克奪轉而相之

小國之民何以安哉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襄十一年作三軍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今孟氏則仲孫速卒貜未能政叔氏則叔孫豹卒婼方世爵季孫宿乗機而弱二家之權故舍中軍四分公室叔仲各一而季孫獨取其二三家盡賦之以貢於公昭公特木偶人爾寸兵非公室之有欲三家無横得乎然魯本二軍季氏征之以作三軍吾既言之矣今舍中軍眛者不察更以為復正季氏之惡直情徑行其何畏而復正哉不知其假復正之名以行其姦也方

三軍鼎立不舍中軍則無以分軍於叔仲之手也故假曰復二軍既革三為二則可以四分而軍不擾獨取其二而叔仲無若之何也聖人照其姦故不書復二軍而書舍中軍舍者棄也且初作三軍季氏將上軍叔氏將中軍仲氏將下軍今叔豹不幸而死於豎牛之亂二子見殺故季氏得藉口而復中軍焉其實則舍中而為二即二而為四也復正者果如是乎公穀之説疎矣

楚殺其大夫屈申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楚靈初疑徐出於吳而執之今又疑屈申貳於吳以殺之猜忌之君其何以自安乎宜其及禍也

公如晉

公前年如晉而晉卻之今復如而不恥亦足見其庸弱而受辱不愧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

魯三歳之間取莒之鄆取莒之鄫今又誘其叛臣以攘其二邑莒日削矣然魯亦何彊哉開疆拓地則三家實蒙其利藏亡匿叛則魯君虚被其惡周公之神靈未泯吾知其憤惋於九泉矣餘義同邾庶其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泉魯地也莒以牟夷之叛來討叔弓乘其不備而逆敗之其敗則善而兵則不義也誘人之臣竊人之

地為逋逃主彼一言及魯魯恨無隙以入地矣尚何

以戰為黨叛怙姦冒恥嗜利其為惡甚矣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

楚既睦於晉兵不復加中夏固亦幸矣然吴楚之憾

日深諸侯歲受其役陳蔡許鄭亦不為不勞矣吴自

襄十四年至是凡四受楚兵其間惟吴遏伐楚而卒

於道實未有以報楚也而楚兵無歲不行於吴境吴

非怯也養鋒戢鋭以坐敝楚師故柏舉之役一戰及郢楚幾不祀用是知僚與闔閭非怯乎楚其為謀深矣若楚靈者其亦暴而無筞歟雖外域相攻中國所不治然吾怪楚數伐呉而呉無以報姑論之以為勞兵無謀者之戒若夫越初見於經而書人便文爾與戚之會呉人鄫人同非襃貶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魯連歲取莒田匿叛人敗莒師疑莒之訴於晉也故季孫宿遂如晉聘謟事晉以破莒謀耳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華合比之奔傳以為寺人柳之譖也宋平在位四十年昏耄不爽無足怪者世子痤父子之親如獵狐兎亦內寵有以亂之耳嬖內寵則近寺人亦其漸使然則合比為寺人之譖宜矣嬖內寵而殺世子則父子

之恩絶近寺人而逐華氏則君臣之義乖平公之得
其終幸也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楚於是伐吳者凡五
冬叔弓如楚
諸侯兩事晉楚季孫宿如晉則不得不以叔弓如楚
也

齊侯伐北燕

將納北燕伯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齊自靈公莊公再世讎於魯北鄙之民無日安靖魯亦倚晉以圖之比衛以伐之景公繼故而立改先君之轍以修好於四鄰故即位之初嘗以慶封來聘齊雖聘魯而魯無以報之則怨未除也故明年慶封來奔齊以魯納已之叛臣蓋有言焉其後仲孫羯嘗同

高止為城杞之役叔孫再同國弱為虢之會然盟主之令而已非齊魯交鄰之義也今魯内睦於晉南連於楚東婚於吳齊實懼焉故欲平雖非齊之欲勢有所不得已也既不可曰及齊平亦不得曰會齊平故變文而書暨暨者内有以彊之而外有所不得已也如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者同春秋各因人情而立文不以文害情左氏以為燕暨齊平以比州公如曹次年書寔來之文若然則下安得

有叔孫婼如齊涖盟之事乎案定十一年及鄭平繼書叔還如鄭涖盟與此事同文一用是知左氏之説迂矣

三月公如楚

魯交事晉楚前年公如晉則今不得不如楚耳

叔孫婼如齊涖盟

盟所以質疑既平矣尚何盟哉用是知春秋之世非盟不信也齊之求平亦既屈矣而魯之暨平有所不

情焉故既平而繼之以盟洮盟者前定也定於平之日矣故叔孫婼至是而往洮之則夫平之日已有盟之期有盟之意而不即盟葢疑魯有所不情而要其至焉噫魯若不得已而暨平齊有所不信而要盟二者均非所謂由衷也然齊魯因是而交好終昭公之世無疆埸之警則平與盟雖非由衷是亦春秋之美事爾夫復何疵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季氏之有宿季氏之禍也非幸也季友之賢聞於諸侯天下貴之繼而文子相二君儉德昭著魯人懐之不幸而得宿為成季文子之辱大矣人之幸莫大於有子人孰不有子生不肖子不愈於無乎然所貴乎有子者以其賢而克家也今季氏之有宿自當時觀之奪公室之權執魯國之命君制於已臣聽於下無敢違忤其亦尊矣自今評之不免為逆臣以成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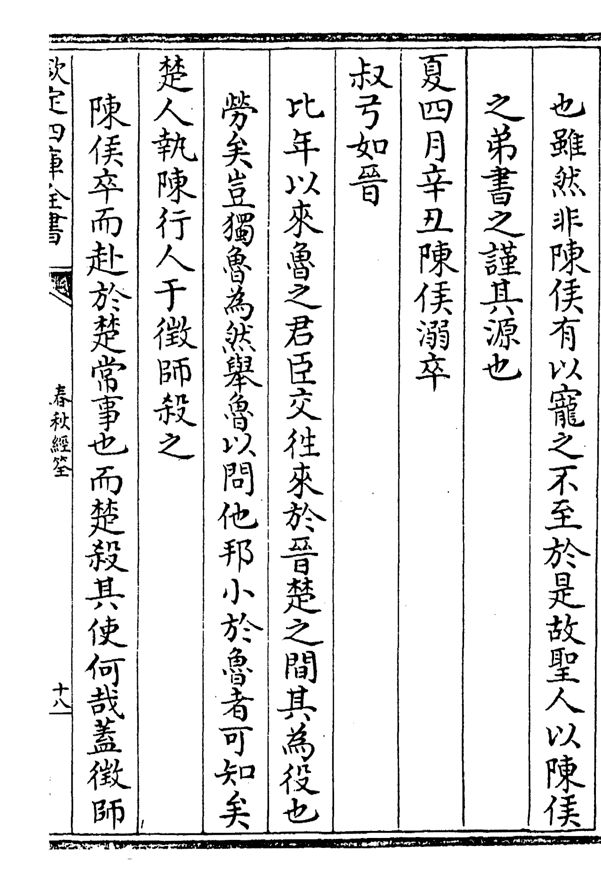
子之後而世有逆臣庸為季氏之福乎極宿之罪則外干不忠之誅内蒙不孝之戮其死於牖下誠幸而魯與季友何不幸也其子意如至於逐魯君廢國儲然其鎡基皆起於宿春秋誅禍首則宿於此罪不容逭耳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春秋書弟有二義皆責在兄也弟而賢乃至於不相

容兄之過也不相容是弗友也弟而不賢乃至於不能制亦兄之過也不能制是失教也惟鄭之段則兄之過為輕而逆在段故不書弟如陳侯之弟黄出奔楚是不相容者也若宋公之弟辰入於蕭以叛是不能制者也今陳公子招至於殺陳世子偃師尚為能制之乎故書陳侯之弟而不書公子以陳侯不能教其弟而禍及其子也然招之惡亦既貫盈矣上抗其兄下殺其姪卒之名楚人之虐陳以不祀皆招之罪



也雖然非陳侯有以寵之不至於是故聖人以陳侯之弟書之謹其源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比年以來魯之君臣交往來於晉楚之間其為役也勞矣豈獨魯為然舉魯以問他邦小於魯者可知矣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陳侯卒而赴於楚常事也而楚殺其使何哉蓋徵師

赴喪楚必問所以繼世者招既殺世子則徵師何辭以對此所以見殺也然殺世子者招也徵師何與徵師之來知將命赴喪而已嗣君之立與世子之死非徵師所宜受其責則楚殺徵師非其罪也書人以執書行人以殺其非霸討明矣

陳公子留出奔鄭

招殺世子而立公子留陳侯卒徵師赴於楚楚人詰其殺世子而殺之公子留懼而出奔然則留既立矣

不書子而書公子不宜立也著留之不宜立所以誅招而正嫡庶之分也

秋蒐於紅

嗚呼三家之姦譎深哉欲得權則假禮以欺其君欲得衆則假仁以罔其民蒐田國之大禮魯曠世不講矣今三家既分公室兵柄一出於已故蒐於紅數軍實而已藉蒐田之禮以欺昭公焉且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周禮也然蒐苗獮之淺獮狩獮之深今於秋宜

獮而用春之蒐何哉三家非不知蒐之獲寡而獮之獲衆也姑淺獵而寡獲以示衆不貪於弋獵也一用蒐田之禮上以欺其君下以罔其民其實則數軍實而已而說者疑其秋而蒐為失時蒐於紅為非地不知失時非地在所不責而欺君罔民不可不察也不然前乎此三家未分公室何以不蒐田哉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陳哀既死世子既殺則制陳之命者公子招也命制

於招則殺過者是亦招之命爾今不書招殺過而以陳人討賊之文書之不與招之得討賊也且殺世子者招也而過與聞之招實主其謀而移罪於過安得討賊之義哉招之殺過欲以賣楚也楚豈不知其故而欲以公子過除之亦愚矣楚人固已不與其殺過而況陳人乎陳人且不與其殺過以自洗而況春秋乎此聖人所以書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以陳人衆討為文也

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於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嗚呼陳之滅公子招為之也欺君父之耄殺嫡立庶內相魚肉以招楚師且虎兕搏人固其常性然非人爭怒奮呼以啓其來則虎亦未敢履人之室而搏噬也吾謂寸誅招也不足以謝陳人彼楚南蠻爾在所不治也然楚雖南蠻亦假義以濟其暴乘陳之亂而夷其社稷執罪人而放殺之以禮而葬陳侯矣取亂

侮亡之義出於楚人中國其亦有霸主乎晉平於此其罪大矣然徵師赴喪而楚殺之公子招殺世子亂陳國而楚纔放之則刑政可知矣此無足較是乃南蠻之習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楚因陳亂而滅陳諸侯實懼而魯三家之横不減公子招三分公室四分公室惟其所欲大蒐以數軍實昭公特主祭與號而已彼其不遂為陳之亂者未得

其間也楚兵東指魯其殆哉故叔弓會楚子於陳謀楚之釁也然於時國命制於三家而叔仲季不出乃以叔弓會之叔弓肸之孫爾用是知三家有畏於楚也陳之亂晉不能正而使楚得以行虐而懾諸侯晉則有罪焉然陳既滅而復書陳則聖人蓋不與楚之得滅陳也不與楚之滅陳病晉也

許遷于夷

許於是再遷矣其後又遷於白羽又遷於容城凡四

遷卒爲鄭滅嗚呼君子爲國不恃遷以固恃德以存許夷邦也固無以責其德而其守邦之策何其謬且踈哉宗祏神主如坐不維之舟岌岌乎沉浮不能自保焉得不亡且許所畏者鄭而所恃者楚許以楚之力而扼鄭鄭何敢加許然鄭數伐許楚有所不救何耶則許所以事楚者有所不至也既不能彊又不能弱而朝夕皇皇挈國而逃吾見許之滅自取滅也非鄭能滅之也

夏四月陳災

外災非赴不書陳既滅矣安得赴時楚子在陳而赴於我我弔焉故書然陳既滅則陳已為楚烏得曰陳蓋陳雖滅而其名存楚嫌夫災之在楚而以陳赴焉聖人亦因其名而存陳存陳所以誅楚也

秋仲孫貜如齊

貜蔑之子速之弟也速無嫡子以弟貜為後貜幼速庶子羯攝之襄三十一年羯卒貜乃嗣爵今始見於

經聖人書之以著仲氏世次焉齊既平于魯故貜如

齊修聘也

冬築郎囿

諸侯苑囿有常地郎有囿而築之奪民利也桓四年

公狩於郎則嘗為田狩之地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

則嘗為登覽之地其啓之有漸則成之有日今築以

為囿實桓莊有以啓之也夫苑囿不虛築有國者以

之田獵治兵講軍國之禮焉非苟為玩也三家既分

公室兵民皆制於已故多具囿以為蒐狩之地其迹若公而其情實私也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

欒高陳鮑齊之權臣與魯之三家無異也力醜勢齊交相持以相併欒氏奔則高陳鮑益横矣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魯初有三軍作三軍自襄公始吾於作丘甲作三軍既言之昧者徒見魯有四卿並出或三軍並出或二

卿並出因以是定軍制吾竊哂之且鞌之戰四卿並出豈魯有四軍耶考之於傳凡軍出有將佐三軍並出則軍各有佐有御有右焉故晉師之出有八大夫俱行者豈亦晉有八軍耶即今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伐莒三大夫並出說者遂以為舍中軍三家各分公室故三軍並出彼徒見三大夫之出適與軍數合而意之爾且季孫意如固宿之子而仲孫貜固蔑之子也而叔弓則别族非叔孫氏之子孫乃叔老之子

而叔肸之孫耳何為亦得一軍哉若然則伐莒之師獨季氏將上軍而叔弓佐之仲孫貜為戎右耳固非三軍並出也然師舉元帥春秋之常今將佐並書何耶蓋將尊師少稱將今叔弓及貜皆卿雖以佐行不得不書也亦足以見季氏之雖一出而將佐戎右皆大夫矣凡大夫之出勢力均者皆兩書之使及介亦然襄十四年向之會季孫宿叔老並在會哀二年句繹之盟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同在盟皆兩書於策不

獨用兵爲然也然魯乘莒亂取鄆鄭誘牟夷而得牟婁及防茲亦已甚矣無怪莒人有蚡泉之師也而叔弓且乘其不備而敗之矣今又三大夫並出而扼莒莒何以堪之無乃以從牟夷之言而謂莒可取乎誘人之臣以竊其邑又因叛臣以謀其國不仁孰甚焉此固季孫意如之所爲也不如是無以爲意如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

婼叔孫豹之子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般弑君弑父而自立天下所宜討也楚能聲其罪而伐之誅其君弔其民置君而反則雖在南蠻聖人且與其有王者之風今虔以盜賊之計引入陷穽而殺

之實利其土地俘其玉帛虜其子女而已是天下之元兇也故前乎此諸侯殘殺諸侯者有之未有斥名者於楚特名之聖人惡之深矣故雖若般之惡而君子不與其討不正其誘殺諸侯也葢其禍心不在討般志於滅蔡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楚虔殺蔡侯圍蔡國凡八月不解卒滅之而後已嗚呼毒哉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襄之妃昭之母

大蒐於比蒲

蒐春田也四時均田也聖人因時立制為淺深詳略之别以順天便民耳方春生育之時聖人順天地好生之德而不忍加殺戮於其時故春田曰蒐擇而細取之而已非若夏苗秋獮冬狩殺取無筭也魯之蒐者一大蒐者四皆於夏秋冬之間而用春蒐之禮何

其仁哉葢三家作三軍舍中軍以分公室實彊民而征之懼民之不咸其教也故屢蒐焉疑民之疾其貪獲也故不用苗獮狩之禮然則非仁也諼也葢三家志於數軍實以傾其民心使民知有三家而不知有魯爾非為田狩以共宗廟賓客充君之庖也此所以雖夏秋冬而專用蒐𤼵書大者釐丘甸之兵而盡蒐也說者以為僭天子過矣且天子諸侯均得蒐天子六軍諸侯三軍或二軍或一軍合而盡蒐均謂之大

蒐魯安得六軍以僭天子哉此徒見其書大遂以為僭不知春秋書大為僭者惟大雩而已大閱大蒐皆田獵教兵之名天子諸侯同之非僭也特論其所以蒐之故則襃貶明矣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邾悼公嘗讎於魯魯訴之晉晉執邾子取邾田既而庶其竊邑來奔畀我繼以叛至邾失邑失臣失民實弱且危故不得已而朝魯襄二十八年之朝是也昭

元年悼公卒莊公立未通於魯今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會嗣君且修先好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蔡般弑君楚虔滅蔡均天下之大惡也初般之逆晉不能討固已失之於前今楚討般而出救之則失之於後故厥慭之會晉合諸侯之大夫觀望不進蓋不救則懼蔡滅而罪集於晉救之則恐怙般而見責於

楚故出兵於次而示救蔡之形實不敢救也聖人不與人以無實之名故書會而不書救焉然澶淵之會謀周宋災而亡其實則聖人書宋災故而大夫皆人以責之此大夫無貶詞何哉蓋於時楚實暴横晉久不振其能一舉而犯虎狼之鋒乎故厥慭之會會雖不及救而聖人不責不彊人之力不足也力不能救而徒為是會以釣救人之名此聖人所以書其會而不書救以譏之則夫聖人不責其不能救譏其無實

而取名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楚靈暴虐於是極矣虎兕搏攫既飽不饜則獵夫荷戈而襲其後何則犯衆所疾也今楚虔誘殺蔡般圍蔡八月既滅而虐用其世子嗚呼滅國者有矣未有若是之酷者聖人書誘書殺書圍書滅書用之不以南蠻而略其辭極楚之誅所以傷中國也然楚虔滅

陳滅蔡方以為得志而不知乾谿之戮近在旦夕蓋罪惡貫盈天所不容而況於人乎蔡般之死於是八月則世子宜立矣既立未踰年稱子而有書世子蓋蔡侯死於誘蔡國受圍者八月父不成喪而國遭圍蓋未立也國滅而有有所不屈故虔憤而用之也則夫有蓋能死社稷者故以世子書能世其父也公羊乃曰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書曰世子乃曰不成其子耶父雖不義而得國何與其子桓公弑隱自

立其迹與蔡般同至莊公之生聖人何以書子同生哉聖人不以其父而不正其子父雖不正而子其嫡子則不得不正之所謂不成其子者穿鑿甚矣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燕伯之奔齊於今十年齊於是始納之亦緩矣六年齊侯伐北燕將納燕伯而不克蓋不能納必得賂而止也聖人惡無其實而予其名故不書納焉今納之不及國而納於陽陽燕邑也其後不復見於經不知

卒歸燕與不也然諸侯之入有正篡聖人於名不名以見之鄭突以篡入於櫟故名衛侯以正入於夷儀故不名今燕伯實正也見逼而奔倚齊而入故亦不名以别其無惡焉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宋平之葬叔弓會之華定來聘通嗣君且拜叔弓之辱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公之前公之如晉者多矣未有半途而復者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不至京師而自復非彼有以卻之故不地今昭公如晉者七而至河乃復者五說者皆以為得罪於晉昭公何負於晉而得罪如是之多也惟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繼書季孫宿如晉蓋昭公之世政出季氏季氏疑公如晉有以議已也故以公待命於河晉辭而已如晉則季氏安此宿

之謏也晉侯不察以為魯政既不在公則公之朝不若得宿之聘也故卻公而聽宿焉至五年公如晉晉聽公朝公必有以言其故自五年之後季氏亦不敢如晉疑晉聽公以治已也然晉實不能治季氏何則貢賦之所出季氏專之逆季氏則無以得魯貢故其後公如晉晉皆卻之懼公復有言以逆季氏之意也及公末年内迫於季氏則寧奔齊而不敢奔晉知晉佑季氏而不與已也其事之書於經者首尾甚白第

學者不考爾觀乎此則至河乃復之故可知矣說者以為得罪於晉而晉卻之彼得罪則不敢朝既朝則非得罪也若其冒罪而朝晉晉何不聽其朝而詰之反卻其朝何為哉此固不近人情亦意之耳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憖出奔晉

是必不允季氏者不允於季氏而出奔則忠於公室者矣公之黨曰鍇而季氏之黨曰侈昭公何以安嗚呼悲夫

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楚虔春秋之桀紂也而聖人爵之晉昭中國之桓文也而聖人外之用是知聖人責晉昭重矣楚虔滅陳滅蔡至是復伐徐可不謂甚乎春秋書楚子伐徐以不誅誅之也晉昭首嗣霸業蔡之滅有之殺坐視不

救覦楚之彊鼠拱折縮而不敢犯蕞爾鮮虞固未嘗犯晉之牧圉晉伐之何為者哉大者晉畏之弭耳乞憐小者晉扼之瞋目疾視此固或吐或茹之常態非霸主之事也宜春秋書晉以貶之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季氏邑也季氏執國命以逆其君南蒯弄邑兵以叛其主嗚呼亦天道好還理之必至歟抑季氏之專有以啓之也天道幽遠有所不得考而季氏攘竊以

抗其君欲其臣忠於已得乎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盖諸侯抗天子則大夫抗諸侯大夫抗諸侯則陪臣抗大夫夫馴致之漸也今夫為人子而不孝其父則無怪夫其子之悖於已也為人臣而不忠其君又何以責其臣之叛已乎襄七年城費左氏謂季氏狥南氏之請盖費為季氏私邑非為

南氏也實自封殖爾不知南氏因城而益固其叛心以生非所以為季氏之利也故三家之彊首於季氏而陪臣之叛亦首於費其自封殖適所以自禍也此可為營私背公者之戒哉今費之叛季氏不自圍而叔弓圍之叔弓非三家之黨也公之臣也服則已城之以為恩叛則公討之以賈怨恩歸於已而怨歸於公叛則屬公而服則歸已意如之姦則深矣而昭公何其不爽哉此其所以卒見逐於季氏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楚虔初立公子比奔晉則比固不能於虔久矣今棄疾謀逆知比之疾虔也因其所疾而以之弒君故比歸而遂弒虔虔之弒意出於棄疾而禍成於比聖人不直誅其意而書比弒者蓋楚虔無道比與棄疾均欲行其逆比因棄疾而堅其欲弒之心棄疾假比以成其簒奪之志故春秋兩書而並誅之繼言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則比蓋墮棄疾之計而不省爾然比

歸楚而弑君其惡大矣而春秋書歸不言入彼以歸

為善入為惡者吾欲聞其說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弑君也而不以討賊之辭書之非討賊也盜殺盜

耳弑虔之意本出於棄疾棄疾特因比之有弑心而

以假手於比耳比不之慮蓋疾虔之久得閒則行其

志不知棄疾用其逆以濟己之欲故比之弑乜首未

釋而棄疾殺之以自立彼棄疾之殺比蓋曰吾為楚

討賊也而不知聖人照其惡而不以討賊之辭書之也噫觀乎此徵春秋亂臣賊子後世其何以辯之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之霸業不振久矣平公既和於楚爲宋之盟晉無鬬楚之志遂不復出會諸侯城杞之役澶淵于虢之會皆大夫爾平公不出也楚用是横行天下滅陳滅蔡惡熏天地而無所顧忌今天剿其惡内自魚肉晉

昭於是乘其機以復收諸侯會十三國之君於平丘而以劉子會之真得其機矣一會而陳蔡二君復有其社稷其為功實大聖人以其有存亡繼絶之功故爵列以序實予之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會盟再舉地者四平丘亦與其一則平丘之盟聖人蓋善之然葵丘首止之盟以寧周公王世子不在盟

故再舉諸侯以見其非伉宋之盟以書諸侯之大夫
故再舉以志其非尃令之盟劉子實同盟無用再舉
而再舉者辭煩不殺以見其褻也雞澤之會單子同
盟不再舉則如今日再舉平丘為貴矣然則何以貴
之葢一會而内能治魯之彊臣外能復陳蔡之後也
復陳蔡之後先儒固言之而公不與盟與執意如之
事吾竊有説焉説者皆曰晉侯聽邾莒之訴而不與
公盟執意如以歸邾莒之訴於經無以見十年意如

叔弓嘗伐莒以為莒之詐者猶然也而邾子十一年
方為祲祥之盟何以訴為要之二國之詐無以見不
可臆度以經文觀之蓋意如欲專盟而公不得盟晉
侯因其專而執之耳且魯之襄昭皆庸君權制於三
家久矣邢之會公在晉而季孫宿專會溴梁之會公
在會而大夫擅盟意如視以為常焉今平丘之盟意
如欲專歃而公不得與盟也非晉不盟公也文十六
年季孫行父會齊侯於陽穀齊侯弗及盟成十六年

公會晉侯於沙隨不見公此皆責其外故齊侯不盟行父晉侯不見公也今公自不得與盟豈晉不盟公乎用是知意如止公而公不得與盟也繼書晉人執意如為得霸討乃書人以執何哉不歸京師而執以歸也劉子在會倚王命以令諸侯而執彊臣不聽之天子而自予奪焉此其所以非霸討也然能即會而為魯抑權臣固不可以掩其義既與其義不可不責其忠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陳蔡之復雖楚復之實晉之力也晉乘楚亂而合諸侯於平丘故楚人懼而復陳蔡陳蔡之廟復血食者晉也故聖人不書自楚而以自歸為文外抑彊夷而內予晉也然蔡廬陳吳何以名曰貶彼獲奉其社稷何以貶為君子不貴苟得苟得一金君子不取而況千乘之位乎衛人立晉時乘州吁之亂為衆所推而

立春秋猶不予也今吳盧雖得國得於楚爾王命何
有父授何在此其所以不可不名爾則夫為吳盧者
雖受楚命必請於天子如緇衣之命武公然後為正
不然苟得𢧐冕非所以為貴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盧復國能葬閔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州來近楚吳乘楚亂平王新立而滅之耳初入州來而卒至於滅吳人之心惟志於蠶食而已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意如專制魯國公不得與盟晉侯執之是也雖殺之天下無以議晉何則除魯患以安魯固魯之利也安一國之功重釋一人之恩輕晉昭不權其輕重而舍之吾以為失刑矣故聖人去氏以著其惡代晉侯誅意如也

三月曹伯勝卒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公子而不言大夫非大夫也舉其貴而已矣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去疾卒而意恢殺則意恢者去疾之孚也去疾自齊入莒必意恢有力焉去疾宜有以厚之今去疾卒庚輿去疾之讎故纔立而殺意恢焉則意恢之死非其罪去疾累之也去疾累之是乃所以累

去疾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宗廟主孝君臣主恩恩與孝孰重曰孝重君子權其輕重而權以情則於禮無失矣有事於武宮宗廟之禮也禮主乎孝叔弓卒君臣之禮也禮主乎恩孝重而恩輕則宗廟之禮也禮不可輟今有事於廟而為叔弓輟樂焉是以輕廢重也春秋不可以無譏宣公

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則失之無恩宣公非不知繹可已而不已也以仲遂有私恩於已而負大惡於國故不為之廢繹而徒去籥也繹享賓也有事於武宮奉先也享賓可已而不已奉先不可已而已皆失矣然宣公失於亡恩而昭公失於不孝不孝之罪重而亡恩之罪輕而說者乃重責宣而輕責昭何哉蓋宣實詐而昭則過而已此過故之所以異也於時魯之卿皆三家爾惟叔弓非三家

之族公實賴之今其云亡此公所以深戚方涖祀事而特為去樂固無愧議其禮也雖然去樂則失矣而有事於武宮此何為者哉諸侯四廟與太祖之廟為五武之廟為鬼久矣而成公為之立宮此固違制自成迄襄又三世不毁此記禮者所以有武世室之説也聖人於此書之非苟著去樂之失抑亦見武宮不毁違制甚矣

夏蔡朝吳出奔鄭

蔡平公復有蔡纔再歲而大夫出奔亡國之君固不足與圖存也左氏以為費無極以反間譖朝吳而逐之雖於經無所考理或然歟楚之復陳蔡蓋非得已特怵於勢有所不情也今蔡得賢佐則疑其讎楚故以反間逐之無足怪者其後蔡悼為楚所拘卒死於楚楚之謀蔡深矣於此蓋悔於復蔡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十二年晉侯伐鮮虞書晉貶之也今荀吳伐鮮虞反無貶辭何哉疆圉之患不可不去獨覯其師之義不義爾前日楚方滅陳滅蔡而晉不問乃區區無故而伐鮮虞是以貶之今中國少靖而鮮虞在晉之鄙或為晉患故荀吳征之然襄之歟曰非也僅免於貶爾襄昭以來用兵無曲直多書主將皆大夫專兵以立己功也無足多者顧兵之所加何如而善惡見矣

冬公如晉

公屢如晉而晉郤之至河乃復以季氏之故也今晉方為魯執季氏而釋之公無所博晉無所庇故聽公一朝焉晉平卒則季氏復横二十一年如晉則晉復郤公矣晉平之死抑公之不幸歟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徐自齊桓之霸内從中國宣成襄之世不見於經蓋從楚爾昭四年申之會徐人在焉楚人以其貳於吴也即會執之故明年徐從楚伐吴其後世比於楚今

楚大亂之後楚平新立齊侯伐徐僥倖其或從也
無桓公之德而望桓公之服徐吾見其不自量爾齊
侯書爵非褒也杜諤以為别大夫之專兵是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狙詐之計誘人於陷穽者夷狄之常情也前日楚虔
殺蔡侯書名而此不名蓋其所施不同則其所貶之
辭亦各有輕重也其類相誘在所不責然入春秋未
有書誘殺者今楚再用狙詐之計信義銷亡變詐日

深此不得不録之以垂戒也以此防民後世猶有馬邑誘匈奴而生事於疆埸聽尚結贊盟而見刼於壇坫者以誘人與見誘於人其罪均也是不知春秋者也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嗚呼小人將謀私也必靦顔忍恥以乞憐於人意如見執於晉晉固已讎也今昭公之喪魯非無使介可以會葬而冒讎而親之彼豈以禮報怨者哉蓋媚晉以謀魯也晉昭既卒安知嗣君不佑於己乎其後卒極其惡以逐昭公公如晉而晉不納黨於意如也則意如今日之行為謀深矣

右昭公盡十有六年

春秋經筌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卷

春秋經筌卷十四

宋　趙鵬飛　撰

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小國之朝大國以其勢力足以庇小也魯方自庇不暇何暇庇人小邾子及郯子來朝蓋亦無益矣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百年此其戎乎其後為陸渾之戎伊川逼近成周而陸渾居之周室既衰無有能徙之者矣晉荀吳於是滅之爾清羲而實有功於周故聖人書名書氏書帥師以别之晉之所滅者三荀林父滅赤狄潞氏書師士會滅赤狄甲氏書人而此獨書其氏族蓋異夫林父士會矣雖然滅人之國君子所疾而陸渾逼處周京保無有變

生肘腋之患乎撫之既慮于養癰迫之又恐其速禍

然則何道以處之正其疆索嚴其制防擇閒地以徙

居之其亦可也滅之俾無遺種亦酷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天之尊星星辰參列不可以無統故曰大辰者

衆星之樞極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

辰星孛大辰下凌上之象也若青其應則吾不知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長岸楚地吳伐楚也吳之受楚兵者屢矣而未有以報楚襄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於巢卒兵未及楚也三十年間吳未嘗一日忘楚特以楚方張吳無以必勝也今王僚為長岸之戰不書吳楚孰敗蓋亦敵耳其後敗六國之師於雞父既而滅巢滅徐大敗楚師於柏舉楚日削而吳日張矣兩凶交攻中國所不治然吳楚爭鋒遞為雌雄諸侯安在哉志吳之彊所以嘆中國之微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宋衛陳鄭同日而災異之大者也吳楚方張而中國又罹天禍豈天不佑中國哉加譴告以警懼之兾其自修以固其社稷

六月邾人入鄅

春秋小國眞蜂蠆也睎太陽之温則肆其毒邾子見削於魯亦甚矣今少安其巢則毒螫之心生鄅何慊

於邾邾人乘其不虞而縱兵入其郛蓋以前日失鄟失鄫失漷東田故僥倖於鄅庶或掩其不備取此以償彼也是誠可疾故曰邾人入鄅書人書入賤之也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義見九年遷於夷儀白羽楚地在鄧州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鄅故也邾入鄅故宋公伐邾為鄅報邾也然鄅在沂

州越邾而後至鄅固無與於宋宋何怙於鄅而爲鄅伐邾哉是必鄅之姻也左氏以爲鄅子娶於宋向戌之女也理或然歟邾入鄅書人書入而宋伐邾書爵書伐曲直明矣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春秋書許止弒君而傳以爲非弒學者不信經而信傳又從而爲之辭吾所不曉若果傳實而經虛也則是春秋誣人以大逆矣君子聽訟辭不實慊然不安

於心而況大逆之罪聖人輕以加人乎此固獰言亂經被聖人以誣人之罪其誅重矣歐陽子固嘗攻之吾願鳴鼓而先登是乃闢楊墨之意也餘義見趙盾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莒之亂去疾奔齊自齊入莒齊之功也今去疾卒意恢去疾之子也而莒人殺之去疾不嗣故齊師伐莒責殺意恢與不嗣去疾之故也

冬葬許悼公

卒赴從外葬從内内會則書葬不然則否初不討討賊不討賊及實弑與否也而傳者鑿爲是説蓋欲誠其實非弑之説爾非義例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大夫之奔未有書自者而此書自鄸出奔劉敞以爲待放春秋有書放大夫者未有大夫待放者也放大

夫非正也大夫待放正也不志其正無以别其不正故於此一書之公孫會不允曹伯待放於鄸鄸宋境上邑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曹伯許其行也故出奔宋會子臧之後也則宜其知禮矣左氏最詳於事實於此獨無傳所聞有所闕者則亦不能附會矣身為國史固如是乎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母兄稱兄衛侯之兄至貴者也微賤書盜衛之盜至

賊者也以至賊而殺衛侯之兄衛尚為有人乎為衛侯之累大矣責在衛侯而不在盜則盜在不必名蓋亦微賊之名不登於册爾左氏以為求名而亡未聞殺人犯上而求名者此固鑿而無義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君不君臣不臣欲國之無亂得乎宋三大夫一日而奔非君不能正其臣則臣不能事其君也君臣之義廢宜宋有亂焉宋元公為人可知矣彼三大夫在所

不誅而自見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至頃公公室日衰六卿日侈頃公拱手爾即位於今五年始出聘諸侯葢霸業既隳諸侯外之彼亦知無求於諸侯故聘好有所不急也六卿勢醜德齊睢盱相忌何暇外交諸侯修霸業哉嗚呼文之業衰矣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初背君結黨而奔今脇勢乗隙而入叛亂自恣兵據邑可勝誅乎宋公之弟辰自陳入於蕭以叛蕭不係之國而此南里係之宋蓋蕭其所食邑也而南里在宋之都自外入而直抵宋都則其叛不止於竊邑也期於得宋也嗚呼害哉宋元庸不能制王霸兩微叛臣横行於天下不有春秋此曹何懼哉於此見春秋不可不作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叔輒弓之子無事業見於經而獨書卒志世爵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

曰朱曰東國蔡侯之二子今書朱出奔楚而後書蔡侯東國卒於楚則二子必爭國朱不勝而奔楚爾其間不書蔡二君之歸入後世不可詳然東國亦卒於楚則必朱訴於楚楚拘東國矣不然安得卒於楚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頃公即位於今五年公未嘗朝今俟其來聘而後朝之故晉侯怒而御公公以其見拒也遂不朝後二年始有叔孫婼之聘故婼見執責其怠也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前年齊高發伐莒今齊侯伐莒皆責其殺意恢之故也殺意恢者何與齊哉齊特假是以虐莒爾明年而莒子來奔齊迫之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三叛臣據南里者踰年内不能討之外無以治之復挈黨奔楚知宋所畏者在楚奔楚謀復入爾傳載晉齊曹衛圍南里之事此則與圍彭城之事同固諸侯之善舉不宜不書今直書三叛臣奔楚學者信經文矣傳無足取也

大蒐于昌間

春蒐宜得時而議不在時吾於十一年比蒲之蒐既

言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三月而葬亂故也魯使卿會葬天王者二叔孫得臣

葬襄王與此叔鞅葬景王爾以卿行而不躬會固已

為罪矣然愈乎以微者會之以微者會之固輕矣然

愈乎不會之甚矣叔鞅弓之子輒之弟

王室亂

易家人之彖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而家道正正家

而天下定故定天下者莫大乎正家家不正而天下無亂者吾未之聞也故象曰風自火出家人言明其內以燭外爾景王之所以得亂者內不自明也初有母弟不能相容逆天倫而殺之王子瑕不能和恊俾餬口於晉及其末年太子壽早夭壽母弟曰猛次嫡也宜嗣大統乃寵子朝而欲立之朝王之庶長也朝雖長庶安得加嫡卒之嫡庶不分儲貳不定一身瞑目二子角立劉單挾猛尹召立朝參商交抗既而居皇

奔楚不勝其紛然迄五年而後定實景王為之故春秋書曰王室亂內不正家實自取亂爾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肦正以令天下者勢雖弱而義有餘肦寵以令天下者威雖勝而義不足劉單以王猛居於皇是肦正尹立王子朝是肦寵也劉單之言曰猛嫡子也朝孽也庶雖長不可以加嫡吾之奉猛天下之正也尹之言曰立朝王之寵也立猛意之私也私不可以逼王吾

奉子朝先王之命也兩立而不屈各有所勝焉然勝正者義雖有餘而勢卒弱以無王命也勝寵者義雖不足而威有餘以奉王命也故勢弱者先傾而威勝者後敗用是知春秋之世義不立而勢為重也今王猛居於皇而不得入成周以子朝之黨擅成周也言王言居志其正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言以者挈於劉單也天子而挈於劉單可乎雖多難

之世不暇責人以正然聖人作春秋以垂世法亦不可不責也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書曰從順也劉子單子以王猛逼也胡安國曰師而曰以能左右也地而曰以能取予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也猛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也斯言當矣雖猛之幼弱非劉單以之無以立然臣而以君不可以訓故聖人書以亦所以絶外姦也以此防民後世猶有挾天子以令天下者徵春秋其可乎入於王城近

成周爾未得成周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稱子未踰年之君也天子諸侯同之不書王則嫌於魯之子不書子則嫌於未君不書猛則嫌於羣王子故書王子猛然其文與王子虎卒無異苟前無王猛之文則有疑既承王猛之文則非子虎之比無足疑矣文同而義異者春秋固多有之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叔孫婼之見執傳者及諸儒皆以為魯取邾師獲三

師邾人訴於晉晉人用是執婼吾考於經而無之且

外事則容有赴告不至內事則安得不書於策者邾

自十一年與仲孫貜為祲祥之盟其後疆場輯睦者

十有三年無寸兵尺鏃相加而傳者徒見晉有執婼

之事而無其故妄生邾人訴於晉之說諸儒誤從之

爾求之於經自晉昭之葬季孫意如如晉其後七年
魯之君臣未嘗如晉三十一年晉侯使士鞅來聘迄
是又三年而始報之魯之慢於晉甚矣在平公昭公
之世魯無歲不如晉君不朝則臣聘之至頃公而魯
實怠七年始一聘焉且拜士鞅之先而又負三年之
遲此疑其得罪於晉也且朝也聘也則貢入以之不
朝不聘則貢有所不供矣晉於此能無責乎此姑所
以見執辱也然魯既有罪執之宜書爵而書晉人且

曰執我行人何也蓋行人奉命而聘無失節辱命之罪晉以他故而執之則非媎之罪也罪在魯而執行人行人何辜哉此所以書人而執歟

晉人圍郊

惠王寵叔帶而欲易世子齊桓為之合諸侯會王世子於首止而世子位以定及世子立桓公又為之合諸侯以會冢宰於葵丘而周室以寧王室頼無危者桓公之功也今王室亂天下無定王室者晉以霸主

之後坐視而無能為王猛既卒乃區區以偏師圍郊郊天子之邑也晉蓋以子朝在是而圍之而聖人不書圍子朝而直書圍天子之邑圖勤王之績而得犯京師之誅聖人所以青晉者深矣以為無益於王而求名故因其求名而反以逆名加之也書人書圍其貶重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楚子之復蔡蓋不情爾既復則不可復滅故驅而役

之去就惟其所欲而蔡侯子孫不令不能輯睦以保其社稷自參商以投虎口而悼侯拘係之久卒死楚地雖楚之暴凌虐小國而蔡之微弱抑亦自取耳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莒子不事齊而齊伐之莒人以莒之被兵庚輿之過也而庚輿且非去疾子蓋篡爾莒人逼之於是來奔莒人復立去疾之子郊公以順齊意二十六年同鄟陵之盟者郊公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髠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吳伐楚次於雞父雞父楚地也楚以六國之師禦之未陳吳出其不虞以譌敗之楚不書不與吳接也頓胡沈楚黨蔡陳許中國也相率而附于楚國故聖人一書以貶之而又擠於頓胡沈之下焉凡諸侯之師衆敗必累數之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是也而此不復數一之於楚爾胡沈二君死於外國安得滅以

地考之雞父隸壽州胡沈隸穎州壽穎接壤殺其君即滅其國也然春秋不書滅胡滅沈而曰胡子髠沈子逞滅名之而且以自滅為文如梁亡鄭亡之類自取滅爾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死生皆獲春秋之常

天王居于狄泉

猛立而不書天王未踰年也匄猛之母弟少嫡也立而遂書天王既踰年也不書出即位於狄泉非自内

而出也說者見敬王不書出而襄王書出因鑿生天子無出之論吾於僖二十四年既言之敬王不得居於成周而居狄泉者子朝之黨據成周避子朝而立於狄泉也無他義

尹氏立王子朝

尹氏脇子朝以據成周久矣王猛之立不得入居於皇入於王城而已前年子猛卒尹氏蓋以為大寶在朝天下無與抗者而不知猛之母弟曰匄亦嫡子也

匄既立於狄泉則周復有二王天下何所適從哉故
奉王子朝即位之禮而聳動天下之觀聽也不知嫡
庶之分萬世之定法匄雖幼而實嫡子朝雖長而實
庶也區區即位之禮其能干不易之分乎故聖人於
匄直書天王且書居而不書立於子朝書名而且書
立焉立者不宜立也若其分之所當然則何用立而
後為君凡書立者違公而彊立之也與衛人立晉者
同晉之立制於國人子朝立制於尹氏皆違公也然

朝之立於是再歲矣尹氏斗筲之計欲假一即位之禮以罔天下故於此復立之作偽心勞日拙不若安分之為得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之如晉請叔孫婼也至河有疾而復非晉郤之也今書有疾而復則前之書復乃晉拒之爾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叔孫舍至自晉

公如晉雖有疾而復晉以公為服辜也故歸叔孫婼之至二傳皆去氏公羊獨書氏所傳授異爾然晉之執婼實為無罪不可與季孫意如同則疑公羊不去氏者為正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吳將謀楚故先剪其與國滅州來滅巢滅徐滅沈滅頓皆楚之與也與國盡則及於楚此入郢之漸而楚不察爾楚於此尚為國有人乎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宫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

不勉而彊者其志鋭畏義而修者其情乖王室之亂

於是四載諸侯無一念及成周者晉嘗圍郊而無功深自阻縮不復議王室矣今以太叔一言而晉赧然內慙趙鞅於是合九國之大夫於黄父謀定王室然於時諸侯之政類出於大夫大夫各謀弱公室以為己私志不在是也徒勉從人言而畏天下之清議為是會以示勤王之意實何補於王哉襄王出居於鄭晉文定之則繼為踐土於温之盟再合諸侯而朝之然後王室安今諸大夫黽勉為黄父之會姑息人言

爾子朝固位於內而不敢問天王蒙塵於外而不能納區區會九國之卿何為哉其後幾二年而天王始入於成周王自入也劉單之功也諸侯之大夫實無與焉考之於前則四載之亂而晉如不聞稽之於後則甫及二期而王始入前不及知而後不及事吾不知趙鞅於此而為是會其志安在也無乃以是而博定王之名乎春秋之書是會前不屬狄泉之居後不屬成周之入亦足以觀其無益於天王也

有鸜鵒來巢

鸜鵒穴而不巢來巢異也周官鸜鵒不踰濟魯未嘗有也嘗有而多曰多多麋之類是也未嘗有而有曰有有鸜鵒來巢之類是也異雖小必有以感之者故雖小而必書所以警戒人君無妄舉也若問其應則吾不知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魯之大雩僭也吾固嘗論之而於此上辛季辛其僭

益顯蓋郊之日以辛魯之制也今雩月與於郊而亦用辛魯之意蓋以為郊而用辛雩所以薦上帝故亦用辛焉以私意而妄更典禮此固周公之罪人也且一月而再雩瀆上帝亦甚矣一為是舉上獲罪於天下獲罪於祖聖人書之所以為周公正不令之子孫忝周公之典者

九月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意如之横逆久矣履霜堅冰其至有漸季孫宿作三

軍始征其一舍三軍獨取其二四分公室有其二意如姦邪之雄具能服事魯乎此昭公所以有今日之偪也内諱奔書孫公奔於齊也意如逐公公奔齊求援於齊焉次於陽州待齊命也齊侯唁公於野井名若勞公而實拒之昭公葢失所依矣景公方有高崔田氏之患權不出已其不為昭公者僅毫髪間爾庇已不暇何暇治魯而庇公哉説者責齊不能納公亦迂矣然公不之晉而之齊者葢晉嘗厚季氏而薄公

以為魯政不出於公不若厚季氏之為利也而公前年又得罪於晉叔孫婼執辱而歸勢不可以如晉矣嗚呼内不能自安而外不見容千乘之君一至是哉原其失政之漸蓋非一日或者尤其不用子家子之謀蓋亦晚矣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十有一月已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晉人圍郊而齊侯取鄆其爲謀一也圍郊而謀納王取鄆以謀居公聖人以其無益而求名焉故書圍郊而加以悖逆之名書取鄆而加以攘奪之罪欲要名而反得罪則後世之作僞息矣此春秋之教也鄆魯之西鄙鄆固魯邑而取之以居公齊何罪哉蓋不能納公於魯而徒取鄆以居之亦已僞矣而昭公之没於乾侯鄆遂入齊而不反迄定十年夾谷之會而後來歸書曰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是也其始取以居

昭公其終卒以為己有則聖人書取豈誣人哉初既要名而卒以得利則齊之取鄆蓋亦妄舉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如晉次於乾侯書至自乾侯今公如齊次於陽州而書至自齊蓋晉侯不見公而齊侯見公也齊侯内無以措公故取鄆以居之不書入而書居鄆鄆魯邑公之固有也天王居於鄭天王居於狄泉王之固有

也以鄆為公之固有所以誅季氏以鄭及狄泉為天王之固有所以誅叔帶子朝也天下與一國大小固殊其所以為固有則一也天子固有天下而無出入諸侯固有一國而無奔孫則天下定矣是聖人之意也

夏公圍成

鄆成皆魯邑公所固有也公一出奔鄆必取而後得居成雖圍而卒不服則公雖在魯直土偶耳一民不

已歸寸地非公有也魯國之民蓋比屋可誅矣黨於季氏以私叛其君三家各噓其民而結其心民知有三家而不知有君以為黨三家則然耳以為愛其主則非也成圍而不服人知罪孟氏而已豈責大義於其民哉然昭公為國而使民歸季氏而不歸已則其政蓋可知矣於時公潔已而逃安得師而圍成則圍成之師齊師也齊出師而俾公圍之蓋知成必固守不可猝得俾公自圍之服則齊之功而不服則公之

恥也圍一邑而不可得况欲得魯乎此公所以卒死於乾侯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鄟陵之會為魯謀也圍成之役齊不敢親之懼不克而為齊辱也今謀納公齊其敢輕動哉魯於春秋固非疆國然亦非大弱於齊也季氏及二家專魯之久而得其民蕞爾之成公親圍之而不屈舉成以問魯可知矣則齊固不可輕犯魯於是會邾莒杞以謀之

以齊之大猶曰畏魯莒邾杞小國其敢議哉宜其徒會而不能納公也說者皆曰附順以攻逆脅君而伐臣勢無不克吾獨以為昭之失民久矣民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君以齊之衆圍成而成不下况攻魯乎攻而克之則為公之利攻而不克為齊之損大矣此齊所以難於納公也不論勢之彊弱而以虛義責齊此書生之論非春秋之意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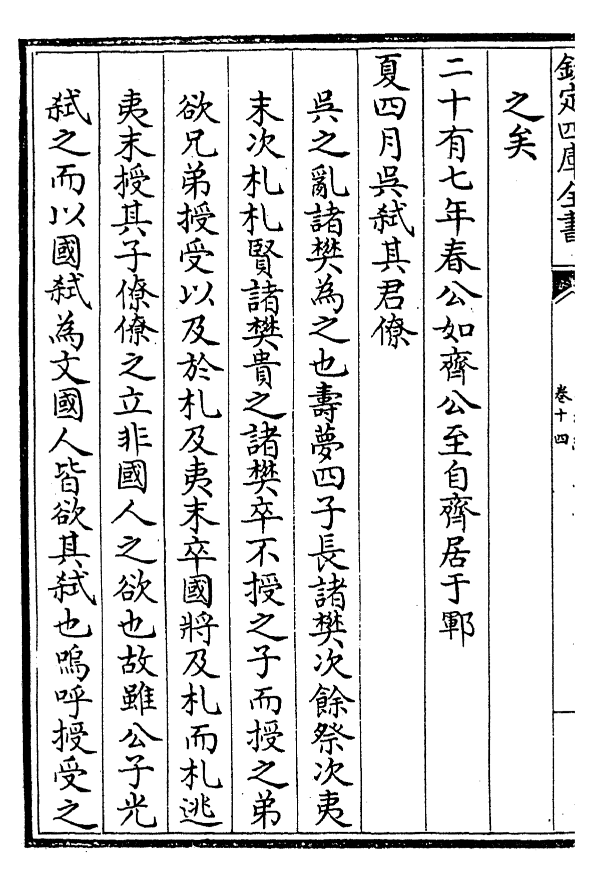
王猛之居于皇入于王城劉單之力也敬王居于狄泉入于成周亦劉單之力也然王猛書以而敬王不書以敬王王猛之弟計必幼於猛也幼固不能自立必有以之者而春秋不書不與劉單得以天王也猛之立於多難之時劉單不立猛則子朝遂主器矣故聖人與其權然昔未踰年曰以王猛猶可言也今既

踰年曰以天王不可訓也尊不以乎畀天王統天下之尊稱也而劉單以之其何以示後世故以天王自居天王自入為文也聖人智照百世之下所以杜亂臣賊子之釁雖微而必謹故夫有天下者不可以不明春秋而達是訓於天下也

尹氏名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子朝胡能為哉成敗自尹氏而已則致子朝之亂者尹氏而致尹氏之亂者景王也景王不明嫡庶之分

而將立朝儲位未定而景王崩尹氏周之世卿逢王之邪心而立之怙孽偪正王室之亂者六年於茲矣卒之邪不足以勝義且不自屈行行然脇朝廷以奔楚楚彊暴之國也蓋將脇楚以抗周焉其為悖亦甚矣聖人責朝為輕而誅尹氏為重者也立也以尹氏主之奔也亦以尹氏冠之且氏而不名見其世秉周政脇權以制周之命也奔不書出天王既入子朝出而自外奔爾與晉之先蔑同若曰自周無出吾既辯



之矣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吳之亂諸樊為之也壽夢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札札賢諸樊貴之諸樊卒不授之子而授之弟欲兄弟授受以及於札及夷末卒國將及札而札逃夷末授其子僚僚之立非國人之欲也故雖公子光弑之而以國弑為文國人皆欲其弑也嗚呼授受之

際聖人不貴乎遜以遜者亂之基也說者皆以吳之亂責季子而吾獨以為非季子之責也諸樊之罪也使季子不逃而受之則亦不免乎亂何則季子之終將授之誰哉君子立法必傳乎無窮法而有窮是亂之本也且兄弟授受而至於札札奄然受之吳人安焉及札之終則必不肯私傳其子不私其子而以循環之法授之則諸樊餘祭夷末莫不皆有子莫不皆欲立當此之時札將何以處之故夫札之所以不受

而逃者非賢也勢也受之而身當其亂孰愈乎逃之而已享其安乎此札之志也予之者以其能遜而無心非之者以其不受以致亂此皆非也使吾為季札則亦不免於逃矣故曰非賢也勢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傳者以為郤宛之死費無極譖而殺之而經以國殺為文蓋聽無極而致宛之死者君也故以累上之辭書之矣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於扈

晉至頃公六卿彊大頃公尸位而已齊之權雖在高氏田氏而景公猶能出會諸侯會盟征伐皆親之晉頃在位十三年未嘗一出與諸侯之列政無小大皆出六卿爾今士鞅以魯君暴露於外合諸侯而謀之彼豈能伐季氏而納公耶姑以感季氏而結死黨也彼方有分晉之心特未得其間何以責季氏之出君哉然季氏方負惡名於天下鞅一出則季氏必有求

於鞅鞅舍而比之可以結其心而得其死力此鞅之謀也彼區區五國之大夫蓋亦不察其謀而從之爾左氏以為宋衛皆利納公而士鞅取貨於季氏而辭二子此則真實事也聖人惡其然列書其會而不志其故彼豈無故而徵是會哉後世必有以識之者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大夫來奔者有矣而邾獨為多聖人亦不以微而略

之者蓋邾本魯之附庸自受王命叛服不常魯蓋憾之虐於邾者屢矣及其末年邾嘗訴於晉魯蓋畏晉而不欲顯疾於邾特陰誘其臣而弱之故來奔者四竊邑來者二魯實利之也堂堂大國爲逋逃主以登受叛人其爲惡著矣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朝齊者二會齊者一齊無以爲公謀也故明年公如晉求於晉焉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朝於齊求於君也君且不能納已今朝於晉求於臣也臣其能為已謀之乎晉之六卿與三家等也前日扈之盟既取貨於季氏其忍背賂以傷其類哉故徒次於乾侯不得入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公朝於晉而不得入留於乾侯者期歲而反則求於晉猶不若求於齊也吾固知六卿不忍傷其類而求之為無益矣嗚呼晉盟主也齊大國也兩求之而無一見憐者則小於晉齊者可知矣一失足於外無所容其身若昭公者固君子所宜動心也噫明王不作私黨勝而公議亡嗚呼奈何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前年冬公如齊公至自齊而春遂如晉齊蓋辭公教公如晉以求納也公如晉留乾侯者踰年而反齊又以高張唁公者審晉之謀也公蓋以未見晉侯為辭焉故高張未反而公復如晉齊欲公必見晉侯也齊固不能勇於義而移之晉非愛公也幸公之去而齊取鄆故冬公在乾侯而鄆潰齊因得之而不歸至定十年而後反則高張之唁公非仁也誘也則齊侯移公取鄆尤甚於晉之不見公矣謂唁公為禮吾不信

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作三軍舍中軍三家已分公室皆自征之以賦於公而已今公之居鄆三家不復賦於公公之所征者鄆也而公今年如齊明年如晉貢賦獨出於鄆鄆何以堪之宜其秉公之不在釋然而潰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公居於鄆書曰居鄆内邑固公之有也與天王居於狄泉同公在乾侯書曰在乾侯晉地非公所有也與公在楚同然公居鄆惟至齊至晉言之以鄆係乎魯猶若魯有也公在乾侯每於歲首必舉之以公在外不復有國也不復有國而必書公之在季氏蓋以為無君聖人獨曰此吾君也有君而在乾侯其誅季氏重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國滅而不書其君者死社稷也書君奔而不名者不得已見逼而奔也故國滅而君奔者三皆不名而徐子章羽獨名之傳者以為先服而後奔其或然歟既服而懼其不赦因遂奔楚既服而奔辱社稷也故特名之不然聖人不妄加人以名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頃公之世公嘗再如晉而晉不答定公即位之初以公在乾侯不可不念也於是使荀躒會意如於適歷而繼命躒唁公於乾侯亦覬晉之意非欲伐魯以納公蓋將和魯之君臣也故先會意如以測其意意如屈矣復唁公以致其歸噫晉之舉於是謬矣世固有母子如初兄弟如初者安有君臣如初者哉母子兄

弟生乎情歡然相愛者母子兄弟之真情也情暫離而終必合則如初君臣主乎義尊君抑臣者天下之大義義既乖其可復合乎彊而合之則必生變此理之必至者也季氏弱公室以攘其權君臣相猜矣猜嫌既生勢不相容公不殺季氏則季氏逐公各覬其釁而動也公之見逐於外迄是七年季氏專魯無復有君矣臣民皆季氏之孚雖使季氏悔而復見容公其敢復蹈虎口哉此公與季氏勢不俱生也晉將有

意於魯必合諸侯而伐之誅季氏之黨而復定位然後公入而無虞今乃内不忍忘公外不忍逆季氏命一介之使緩頰於冰炭之間而彊合之非義也直婦人之仁矣春秋先書會而後書唁晉意自白說者不探其義而鑿生異論非晉意也亦非春秋之意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以濫來奔與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者同不書邾闕文也而二傳鑿生異論公羊以為通濫於天下以賢叔術也濫何足通而叔術何足賢輿地固有通於天下者沙鹿崩梁山崩是也濫何繫於天下哉春秋固有予賢者季子叔肸是也而黑肱實書名何以知其賢此固無足據者而穀梁之説尤為踈誕曰不言邾黑肱何别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

封也且别封封而不受王命者在春秋固有之郳郳之别封也蕭叔宗之别封也郳犂及蕭皆以地書而黑肱安得不書地既為别封則固已有國世安有挈國而奔者哉此皆不近人情矣且此與庶其無異但不書國耳非不書國也闕文也學者無疑焉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年之間歲首皆書公在乾侯存公所以誅季氏之

義也而左氏各為之說鑿矣謂左氏專信國史而不附會殆不然也

取闞

此公取闞也不書公公不親之也闞魯羣公墓隧之所在公在乾侯不得祭於廟姑取墓隧之地以寓孝思焉說者以為季氏取之且內書取有二取外邑必繫之國且加伐焉伐齊取穀是也不繫之國不加伐則滅小國耳取邿取鄟是也今闞非外邑又非小國

以為取内邑又無失之之故季氏於何而取之故知取闞公在乾侯取之也與圍成同不書公公不躬行爾左氏定元年葬昭公季氏使役如闞將溝焉然昭公亦葬於闞昭公無乃知其將終於乾侯取闞為死所乎嗚呼悲矣

夏吳伐越

闔閭於是勇而無謀矣吳將報楚越楚之與也吳必連越以奪楚援越之彊未必為吳用姑結其心以離

楚黨則吳從事於楚無虞也今未伐楚而先伐越是又生一楚矣使楚越合以抗拒吳未必勝若越離而議其後吳其殆哉故入郢未反而越亦入吳矣其結怨連禍始於此也故伐越之舉愚以吳為無謀無謀勇於勝而不慮後矣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尊王室者尚義不尚惠臨天下者在德不在固周自子朝之亂敬王僅得成周固天下諸侯所宜憂也憂宗周之微則率諸侯而朝之歸貢京師以增重王室則天王以尊周室以固矣今乃以區區小惠摟諸大夫而城成周是何待京師以不廣而重王之不德耶故夫臨天下者在德而已修德以來諸侯雖都於四通八達之地無高城深池之固天下孰敢睥睨之敬王庸弱固無以責其德然諸侯安可以不德待天王

哉故夫區區之城名曰奨王室其實卑王室名曰尊天王其實爲天王之辱大矣故春秋言天子之居皆曰京師而於此獨曰成周成周在京師之西直彈丸土爾王畿千里初不如是之蹙也初子朝子猛嫡庶角立王室之危僅容一髪敬王蒙塵於狄泉者凡六年諸侯莫肯念亂晉不於是時仗大義以納王合諸侯而盟之方岳之下以同尊王室今天王既入成周乃欲以數雉之城而干尊周之名其爲惠何隘哉故

聖人歷序十一國之大夫而城蕞爾之地亦足以見其小矣而説者責之則責其大夫之專予之則予其尊王之義大夫之專乆矣何獨於此而後責之况尊王之義又豈在城築板榦之間耶是皆不識尊周之大義而屑屑然憐其小惠責其專城非春秋也

十有二月已未公薨于乾侯

人君所以立於民上者以民為本臣輔之而已用舍黜陟惟君之欲而民之心則不可一日而離無臣不

害為國無民何以為君故君人者必有結於民心以為邦本也昭公失國而不復非失臣也失民也魯之失民固非自昭公而昭公不能復收之政令皆出於季氏昭公主祭而已故民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君君雖在外魯民不知其無君也皆君季氏爾邦本既屬於他人宜昭公之不能復國也一身見逐棲棲於齊晉之境得蕞爾之鄆而居之而鄆從而潰用是知昭公之失民也卒之在外者八年魯人無一人議復其

君客死於乾侯嗚呼悲夫觀乎此為君者其可失民哉

右昭公盡三十有二年

春秋經筌卷十四